

见习出纳

王成功



肖珊是位文静、腼腆的姑娘，长长的睫毛、水灵灵的眼睛、娟秀的面庞、乌黑的头发、一件米色外套、一条经过改制的劳动布牛仔裤，衬出她苗条的身材。她待人和蔼、嘴角总是挂着微笑。她原是车间的车工，去年调到财务科任见习出纳——以工代干。她学习努力，工作认真、颇得好评。

一年过去了，科长对她说：“小肖，你工作不错，转正的事，很快就会解决。”

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财务科的办公室挤满了等待报帐的人，办公桌上的票据排成了队。肖珊迅速稽核、付款、准确地办理着一笔笔业务。

忽然，一个圆脸、细眼、中等身材、胖乎乎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。他叫黄有智，是主管劳动人事工作的副厂长。他一踏进门，满脸笑容，看到那么多人，便提高嗓门说：“哎呀！对不起，我的帐拖久了，嘻嘻！”说着，把一份单据从人们拥挤的夹缝中递了过来。“对不起，我正在开会。”他向肖珊点头示意。肖珊接过单据，仔细审阅。忽然，她发现了什么，眨了眨眼睛，闪电般地瞅了黄副厂长一眼。她略一踌躇，很客气地说：“黄副厂长，这张票不能报。”她指着一张淡红色长方形的火车卧铺票。“白天乘车，只能坐硬坐，文件规定的了。”

黄副厂长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肖珊，半晌，他若有所思，眼珠一转，板起面孔说：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这是《决定》的原话。你们学

过了吗？如今是改革的年代，变化快得很。你们这样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？这是需要，啥子叫需要？实际就是需要，反之，需要就是实际。懂吗？”黄副厂长几乎语无伦次。

肖珊一时不知所措，她红着脸说：“我按制度办事，文件咋规定我咋办。”她说完后咬了咬嘴唇，那嘴角的微笑也随之消失了。

黄副厂长脸色铁青，他圆形的脸拉长了。“制度，嘿！哪个不懂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卡到我头上来了。”他训斥了一番，觉得仍不解气，又狠狠地带有点威胁意味地横了肖珊一眼。“乱弹琴！”就扭转身躯回厂长办公室去了。

肖珊失神地站着，她木然了。

这一切，坐在一旁、头发花白的会计老马看在眼里。他取下鼻梁上的老花眼镜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悄然走到肖珊身旁，弓腰压低声音关切地说：“小肖，难办吗？”

“嗯！”肖珊见老马会计慈祥而深情地关怀自己的神态，就象迷了路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，心里一酸，眼帘充满了泪水，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，才没有哭出声来。

“不要怕”老马会计说：“干我们这一行就这样，总有些人胡搅蛮缠，实事求是不要制度。”

“我懂，老师！可领导也这样认为吗？”她哭丧着脸说。

“要相信组织”老马会计沉思了一下继续说：

“没有这一条，你还怎么工作。不过……”老马会计没有说下去了。

厂休日，肖珊哪里都未去，她心里很乱。她想：

“算了！算了！何必非要走这独木桥呢？回车间吧！她心绪不佳，很早就上床睡了。可是怎么也睡不着，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心头拱动，象潮水似地撞击堤岸，打着漩涡。

第二天，她起得很早，吃完早点，心情烦躁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她静了静神，用手挽了挽头发，就匆匆去上班了。她一踏进厂门，就听到广播通知：“下午两点，召开全厂干部大会，请全体干部准时参加。”她一怔，象是將有什么灾难要降到自己的头上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两点，肖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会议室。会场很静，肖珊选了侧边背静的一个座位坐下。侧耳听时，一个清晰的声音宣布：“肖珊提为正式干部，任财务科出纳。”她一时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静了静神。“啊！这是真的吗？”她心头一热，几乎掉下泪来。